



植根荒山寂寞开
走近天一阁
澳门一日印象
谈小品的创作与审美接受
也说“知足常乐”

陆涛声 著

云帆集

走近天一阁



海潮出版社

1 314579

集



散文 随笔 评论

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陆涛声 著



22723732

走近天一阁

海潮出版社

图书馆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帆集/陆涛声著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1

ISBN 7-80151-479-3

I.云... II.陆...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1187 号

云帆集(上、下)

陆涛声 著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先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3 字数:36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151-479-3/1·71

定价:28.00 元(上、下册)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1月31日 2020

目 录

散文

月季园	257
“玉龙含珠”	260
植根荒山寂寞开	264
夜游栈桥	268
品味贺卡祝辞	274
走近天一阁	285
澳门一日印象	295
庄严寂寞海瑞墓	305

随笔

观照自我者聪	319
——序《与心对话》	319
书家之道在于气	322
愿百花更芬芳	326
古画《云山烟树图》探源记	331
创造人生价值的记录	337
——序冯士彦《瓮斋笔记》	337
多让孩子写心里话	342
为学校文学社鼓掌	347
素质教育社会化的创意	350

文化杂谈

从取书名谈起	355
--------------	-----

展示原始生产方式 再现春秋社会风貌	359
赵翼和他的一首诗论诗	369
淹城考证与思维方法	376
附:陈颂华文《淹城不是春秋时期古城》	385
中庸,“折中”乎	388
我与小说	392
理论、评论	
重视理论武装 寻找突破途径	397
谈小品的创作与审美接受	402
书法艺术神韵说	416
客观展示与审美判断	
——小说《一个女人》的续尾及其它	424
寂寞“华东第一刀”	
——坡石及其象牙浅刻艺术	428
莫迷“力透纸背”说	433
独辟蹊径攀奇峰	
——徐秉言留青竹刻艺术概览	436
寻找走近鲁迅的思维通道	
——从《鲁迅的功与“过”》说起	445
也说“知足常乐”	
——读林语堂《中国人》思辨之一	465
后记	479

月季园

暮春时节，与友人重游红梅公园。

信步至红梅阁东一幽静处，透过绿荫，见一湾小溪之上新添了一座石桥，绿树映白，如翡翠嵌壁，使人目醒神爽。走近桥头，又见对岸一道新砌花墙，沿小溪蜿蜒远伸；直对小石桥的是一环洞园门，上端刻有“月季园”三个篆字，另有颇具民族风味的连续花纹环门圈一周；近园门处，露出盛枝茂叶、勾角小亭……“好一个园中园！”友人赞道。过去未见过此园，也未有所闻，显然是近年新建的，故一触目，便生别有洞天之感，不由迈步过桥，欣然入园。

园中建筑古雅，玲珑小巧，似有“怡红”风采，“蘅芜”气韵。只是并无奇岩异石，也无古木修竹，名副其实，满园是盛开的月季，千株万朵，竞相争妍：有的俯首低眉，如含羞的少女；有的昂首挺立，如骄傲的公主；有的相依相伴，如在私语的情侣；有的随风婆婆，如天宫中轻歌曼舞的仙子……确是千姿百态。再看花色瓣泽，绚烂夺目：淡黄色的像刚出壳的小鹅，乳白色的像嫦娥怀中的玉兔，深紫色的像巧手精织的丝绒，粉红色的像西子的凝脂粉面……堪称五彩缤纷。徜徉在花径上，逗留于花圃旁，幽香

扑鼻，浸肺润腑，观色闻香，心旷神怡，犹如漫游月宫，信步瑶池。试想纵有无限愁思、万般忧闷，身临此园，定会万忧皆一消殆尽，眼前一片灿烂，会坚定生活的信心！各色月季荟萃，万花竞相争妍，竟是这般美丽，竟有这等魅力！我不由想起宋代杨万里的七律《月季花》：“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翠茸。别有香超桃李外，更同桥斗雪霜中。折来喜作新年看，忘却今晨是季冬。”不仅写出月季长开的特点，更赞扬它超桃李的清幽香气，坚强似梅花的品格。人们惯于珍视牡丹华贵，誉其为国色天香。其实这满园月季，色香何逊于牡丹？牡丹非高贵处不生，有娇惯高傲的贵族习气；月季却不挑场所，无处不生，易于接近大众，愈是群体，愈能显示魅力，它的平民化的品格和群体精神，应比牡丹更可贵。

一朝繁华似景，发自十年苦心。而今赏花时，难忘育花人。一老年游客告诉我们，这园中千百月季名品种，凝聚着园丁们十余年心血。他们曾不止一次头顶烈日，汗流浹背，为稚芽修搭凉棚，防止烈日暴晒，也曾不止一次迎风冒雪，为幼苗盖草御寒，……为使千万人在工作、劳动之余有个优雅的去处小憩，得到美的享受，消除疲劳，陶冶性情，他们默默无闻在辛劳不歇。可以说，这朵朵月季，也就是他们的心花，心灵美好，花儿方得这般美。也巧，我和友人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秋翁遇仙记》中正直善良的“灌园叟”，是的，他们不就是我们新时代的“灌园叟”么？

在这美丽的月季园中，却有好几处插头木牌，上写“摘花者罚款五元”。乍一见，似觉大煞风景。然而，听管理人说，确实常有那么一些游者，折枝采花，以满足私欲。尽管有警告的木牌，依然有人置若罔闻照样肆无忌惮采花折枝。此类人物的行为，与昔日“张衡内”有何相异？

我们在月季园中流连忘返。我在想，中华民族已度过十载

严寒,神州大地已返暖回春。十亿人民正按新绘的蓝图,兴建一座巨大的“月季园”,各条战线都在培育“月季名种”,无数蓓蕾在孕育,无数奇葩在开放,善良的人们在从事辛勤的劳动,为这座巨大的“月季园”增色添彩。

想到有人置警告大牌于不顾,难免要怀上几分忧虑:建造中华民族新的宏大的“月季园”时,有“灌园叟”也难免会有“张衡内”,制止这类“张衡内”的罪行,是否也仅仅靠几块“警告木牌”?是否还会有更有效的办法呢?……

莫学“张衡内”,齐做“灌园叟”——这是我和友人离开月季园时共同产生的心愿。

1981年6月

“玉龙含珠”

四月新夏,与画家老莫结伴赴文化名城扬州拜会好友苏位东,应邀小游了江都县的曹王园林场。

曹王园林场面积相当于一个中等乡的大小。培育的树苗花卉有上千种,每年春季大批销往全国各地,为千百城镇缀色点彩。场内两千多职工分居在十多个村落,家家房前舍后都围院墙或篱笆,也培育花木,作为家庭副业。据说这一带居民养花为业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明代这里就曾建有祭祀花神的寺庙——卉木寺,清代大画家郑板桥也曾为之留下“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的诗句。可见那时人们就以栽花为业,花木场范围就有“十里”之大。

在场逗留两日,观赏了浩瀚的林海,娇艳的名花、玲珑的盆景,清奇的异竹,我们目悦心爽,思逸神怡。莫公兴味盎然,挥笔调丹,为园林场作画数幅。我也斗胆执笔涂鸦了几张。场部领导为表谢意,赠送杜鹃花四盆。

杜鹃,又名映山红,花色原有血红、粉红、白、黄等,但以血红为最多,故民间传说杜鹃花是子规鸟(杜鹃鸟)苦啼吐血染成的。这正反映了人们对杜鹃花的怜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为它题

七律一首：“一丛千朵压栏干，剪碎红绡却作团。风袅舞腰香不尽，露消妆脸泪已干……”他认为“蔷薇带刺”，荷花生于污泥，都不便把玩，只有杜鹃花“任人探弄尽人看”。可见杜鹃花自古就受人喜爱。近几年，随着养花育卉时风鼎盛，各类花卉都不断涌现新的品种。据说仅杜鹃一类就有上百种之多。我与莫公都不精养花，不识品种优劣，据主人说，这四盆花都是名贵品种。两盆是我们国内近年培育出来的，名叫“五宝绿珠”，一盆是自外国引进的，名曰“西鹃”，亦称“西洋鹃”；还有一盆，主人作了重点介绍：

“这是我们场部科研所培育出来的最新品种，是五宝绿珠和西鹃杂交育成的。全场只有十棵，是作为母本繁育用的，还没有对外公开。要等育出第二代才能少量投放市场。”

割舍如此珍稀品种相赠，足见主人情、礼两重的程度。我忙问：“它叫什么名称？”

“还没有定名呢。”主人顺势提出要求，“你是作家，就请你给取个名吧。”

我骤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就对这株开满花朵的杜鹃细细观赏了一番，和“五宝绿珠”、“西鹃”作了比较。五宝绿珠一株上能开出五种不同颜色的花朵，花中无蕊，却有绿珠一颗。据说，花瓣凋落后，绿珠又能变成花蕾开出新花。这已足够珍奇。西鹃花繁形大，如翠镂玉雕，色泽典雅；中有寸余长的花蕊一对，酷似龙须，亦可见其名贵。而杂交的新品种，汇集了五宝绿珠和西鹃两个名种的特色，花分五色，舍五宝绿珠的娇艳而存西鹃的淡雅，如不同颜色的上等玉石精琢而成；花心既吐“龙须”，又含绿珠。简直可谓稀世之宝。

我头脑里忽地跳出四个字：“玉龙含珠！”

“好！”“就叫‘玉龙含珠’！”莫公和主人都表赞赏，说这名取

得高雅,且具有民族色彩。

临行,我们携四盆杜鹃在场部门口候车,装在敞开的纸箱里的杜鹃,引起了过路行人的注意。人们纷纷停下围观,议论。这里居民家家都育杜鹃,人人都是育花行家。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想证实还是想测试,笑着问一位骑自行车嘎然而停的青年:“你看这四盆花哪盆品种最好?”

“这盆西洋鹃!眼下别的品种都不能跟它比!”穿西装的青年又特别说明:“这是外国种!”

“这两盆其实也不见得比西鹃差?”一位背略有些驼的六旬老头望着另外两盆五宝绿珠微带不服的口吻。

青年稍带了意气:“你说,市上哪个价钱卖得高,哪个俏?”

驼背老人语塞。我见他们还没留意到“玉龙含珠”,就提示说:“你们看看,这盆是什么种?”

青年和老人都细细观察了一番。

“这品种倒没见过!可能也是一种西洋鹃,比一般西洋鹃还好看。”青年说。

“你眼睛上有苍蝇孵呢!”驼背老人怀上了情绪,说话很冲,“西洋鹃有这么多种颜色?有绿珠儿?我说,是五宝的新种!”

青年发怔了。我怀上戏谑心理笑着问他:“这品种要是上市卖,价钱比西鹃会怎样?”

“我看,要真是五宝新种,卖不过西洋鹃。”

我心头油然生出淡淡的悲哀,同时也为育出“玉龙含珠”的科技人员忿忿不平。当主人驱车接送我们时,我骤然产生一种愿望:能再逗留一会,和“玉龙含珠”的培育者见见面,我对此花的赞赏,给他们一份安慰!

可是,主人告诉我:培育“玉龙含珠”的两位科技人员都不在家,都是因为培育出几种名贵花卉,受到国外来访者的赞赏,让

聘请出国去指导花木培育了,一个在巴西,一个在罗马尼亚,为期要三年。主人说:“遗憾,你们见不到他们。”

遗憾吗?不。我相反感到欣慰,对他们怀上了钦佩甚至带有点崇敬的心情。他们,引进了西鹃,但并没有慑服于西鹃的名贵,而是勇于创新,化西鹃、五宝为“玉龙含珠”。他们是中国人,却被请去“西洋”。我感到,“玉龙含珠”的价值是不能用钞票衡量的;它的光彩,也决不啻在于花形色泽上。主人送给我们的,不是一盆花,而是一份骄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今在对待与“西洋”的关系上,我们的国民往往喜欢走两个极端,要么是崇洋媚外、盲目舶来,要么闭关自守、盲目自信。其实两个极端都是我们民族兴旺的大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卑不亢,既自信也谦虚,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有创造所长让别人学习的志气。曹王园林场培养“玉龙含珠”的两位园艺师身上具有的,正是我们国民应该普遍具有的自强精神。

1986年9月

原载《翠苑》1987年第1期

植根荒山寂寞开

也许因为流动体现着一种时代精神，我前几年参加的一次小型学术会议流出了常州市区，流到了八十公里外的溧阳大溪水库管理处小招待所。这里地处偏僻，仅一幢四层大楼和几间附属平房，背山临水，面南向阳，远离集镇和村落，唯见连绵群山围拥水库千顷碧波，环境幽静，空气新鲜，又有水库产的鲜鱼鲜虾可饱口福，确是召开这种会议的佳所。会间稍有余暇，我欲以新的视野领略这里的自然风光，便信步攀登屋后的小山。

屋后小山表层以土为主，偶见几处露出一一点青灰岩石；满山是半人高的野草和少许夹生的灌木小树。已是晚秋季节，树叶大都落尽，百草均已枯黄，阵阵寒风吹过，漫山黄浪起伏，沙沙作响。上山没有固定道路，只能在枯草丛中寻找可落脚处蹬踏，不多时衣裤上便粘满草籽草屑。枯草淹没胸背，我犹如在浊涛滚滚的黄河里泅渡。满目枯草裸枝，在夕照里寒风中显得无限萧条、凄凉。唐代白居易曾留下“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的名句，道明野草的生存规律，称颂其生命的力量。此时，我却难以想象出这里在春天是怎样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

一道将近一人高的土崖挡住我去路。好在“崖”上有株小臂

粗细的柚树可供攀援。我攀登上崖站稳,猛然发现“崖”边枯草中有一株野花。这花茎是木本,只三条枝儿,由近根部处向上直刺,都仅略粗于打毛衣的竹针,高不满二尺,深褐色,光洁无岔;顶端托着两朵绽开的花儿,有茶杯口大小;另有三个花蕾,形如梭子,约二寸长。花朵、花蕾均为桔黄色,鲜艳娇嫩,娇艳得仿佛闪着桔黄色光辉,异常夺目。三根枝条上总共仅四五张叶子,墨绿色,不鲜艳,也没有枯焦痕迹,伸展精神有力。我感到惊异:在这满目萎蔫的荒山上,竟会有这株独挽春光的野花显现异彩。

我不嗜养花育卉,这方面的知识极少。巧在来大溪之前的隔年春天,应扬州一文友之邀,有幸参观了江都曹王园林场。曹王一带民间以育花为业历史悠久。国营园林场有土地万亩、职工数千,培育的花木品种繁多,当时育花偏重于杜鹃。我在参观时获得了一些关于杜鹃花的常识。眼前这株野花,从枝杆、花形、叶状特点看,显然也是一种杜鹃。

杜鹃品种极多,传统的就有六百余种。近几年园艺师们又不断培育新秀,难以数计。国外引进、改良的“西鹃”,国内育出的“五宝绿珠”、“玉龙含珠”等新品种,各展风采,一度曾像君子兰那样被奉为珍稀名贵,上市出售价格高昂。这苏南南部丘陵连接皖南黄山山脉,本就遍布野生杜鹃。每逢仲春,野生杜鹃枝繁叶茂,株株成簇;怒放的花儿千朵万朵叠满枝头,或胭脂色,或粉红色;簇簇相连成片,宛若天上红霞,映红山崖幽谷。也许是因之而又名“映山红”。“映山红”花开虽然热烈艳丽,却被养花行家们称为“草鹃”。这“草”字并非指它是草本,而是品种下贱不值得以盆栽养登堂入室的意思。我所见过的杜鹃,不论是名贵的还是下贱的,颜色不外乎红、白、粉绿、粉黄几种,仅在深淡镶配上有所变化。这株孤居荒山上的杜鹃,花儿竟是桔黄色,且这般娇艳绚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别的杜鹃都是在春天开

花,与百花为伴。这株杜鹃竟在百草枯萎的寒秋开放,我认为是杜鹃中极稀罕的珍奇品种。

我满怀赞赏和爱怜拨开簇拥的枯草,轻轻抚摸它的枝杆,发现它的根部有个比拳头还大的桩头,疙疙瘩瘩,满是断枝留下的疤痕。可见它生长已有多多年。据我所知,这一带乡人以往每年初冬要樵割一次山草,车装船载,卖给城镇居民当烧柴。这株杜鹃根部累累疤痕,说明它每年要和山草同遭一次刀刀樵割,到春天再艰难地透出新枝。野草自早春至中秋有漫长的欣欣向荣时期,深秋枯黄时被樵割正好除去陈腐,并没有受摧残的痛苦。这株异花被樵割时,正当好容易恢复元气,迎着风霜开始顽强地显示它生命的光彩,又遭受劫难。都因为它落生在这荒山与野草为伍,在主宰这芸芸众生命运的樵夫眼里,高贵与下贱并无区别,根本无视它特有的经历和价值。我不能不为之产生万千感慨。历代骚人墨客曾为称颂寒梅、秋菊留下无数华章妙句。梅花被誉为“冰肌玉骨”,陆游以“寂寞开无主”为它不平感叹,毛泽东赞它“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秋菊被公认为有傲霜风骨的典范,苏东坡为咏菊诗与王安石打赌贬职黄州被传为千古佳话。梅、菊虽都要经受苦寒考验,然毕竟冠有美誉受到宠爱,进得达官贵人家的庭院,能显姿于帝王宫前殿后。这株桔黄杜鹃不光要傲霜斗雪,还要承受无知者的蹂躏,依然在荒山甘守孤寂,顽强地生存,不比寒梅、秋菊更为可贵?这品种或许还未有养花行家发现过,有谁吟咏有谁赞?试想,它若有知有情,是否会抱屈、怨愤呢?

在我眼里,这株桔黄杜鹃是颗被埋没的明珠。我想在散会时连根带土把它挖起,带回城里用上的花盆栽种,帮它改变命运和处境,让它的风采得到充分显露。

散会的日子,接我们返城的车子来得突然走得匆促,我未来

得及上山去挖它带走。随着汽车徐徐离开水库,我多次回首从车窗眺望那座荒山,眼前反复闪现那娇艳得似带光晕的桔黄花朵、花蕾,反复闪现那疤痕累累的桩头……我未能为它尽责,深怀遗憾和疚意。然而不多时我又渐渐释然:世间真正美好的事物,大都美在自然也产生于自然。这株奇花特有的风采,是它生存的特殊环境磨砺出来的。它的价值,不管人们是否知道是否承认,终究是客观存在,终究是五彩斑斓的大自然中一个独显异彩的闪光点。倘若移入尘世,栽到盆中,虽有装点,却只能依附于一小块泥土,要失去不屈于风霜刀刃的风骨。我想,假如它有灵性,也决不会为受宠爱和青睐而甘愿丧失自己宝贵的特性。

1993年6月改于常州

原载于《北京文学》1993年第12期

夜游栈桥

走上栈桥

到青岛头天晚饭后，主人就安排车辆送我们去观赏栈桥夜景。

栈桥座落在青岛市正南方的小海湾——青岛湾，长约一公里的平背桥从岸边直伸到海湾中央，连接着孤立於海湾中心的回澜阁。回澜阁和栈桥均是钢筋水泥建筑，自然不会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青岛这个著名的海滨城市也只不过一百年历史。栈桥既不宏伟壮观，也不奇异瑰丽，却是青岛独有的标志性景观，差不多与城市同样著名，外地人到青岛，大都要到此一游并要留个影。栈桥和青岛这个城市，似乎都不依赖老祖宗留下的光彩历史文化作扬名的资本，受到瞩目和青睐是靠其不断自强的魅力，“海尔”、“海信”电器和青岛啤酒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六年前夏末，我曾小住青岛完成中篇小说《老话》初稿，游过栈桥也留过影。那是白天。如今，城市建设已使青岛现出崭新的面貌，中山路和栈桥两处有五彩灯饰为夜景渲染重彩，为旅游和避暑增添了新的魅力。